玉函山房輯佚書

日耕帖卷二十八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六

夏官司馬注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

何喬新集注官以馬名兵所重莫急於馬也鄧元

錫三禮編繹冬官法水德張其藏以爲富夏官法

火德張其明以爲攻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

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陳氏禮書春秋傳

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魯於周爲侯而地方百里須稱公徒三萬此大國
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
軍則魯之三軍蓋嘗變於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
至昭而又舍也國語曰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
曰不可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閒繕貢賦以共從
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
乎弗從遂作三軍自是齊楚代討魯襄昭皆如楚
□艮之魯於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爲不暇則其

國次國而已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
及舍中軍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
其說是也然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氏言
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其制與周禮
不合是臆說耳翰案春秋時晉楚迭爲盟主叔孫
穆子所言乃屈於時勢耳要當溯開國之初以論
之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正義三郊三遂謂魯人
三軍引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
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

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又考李覯周官論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然則魯之三郊三遂爲三軍明矣惟魯有三軍故頌曰公徒三萬見僖

之能法祁襄世作三軍譏大夫之分公室也昭世
令中軍公穀許之對前作三軍言也挑後世之變
制以定魯爲次國恐非其實也
大司馬九伐之灋注引王霸記者凡五事憑弱犯寡
則眚之引王霸記曰四面侵其地暴內陵外則壇
之引王霸記曰遣之空墠之地放弒其君則正之
引王霸記曰正殺之也犯令陵政則杜之引王霸
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法不循也外內亂
鳥獸行則滅之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

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王霸記是逸
禮記篇名坃注所引文語似是記中載司馬九伐
而論次其事義惜缺不具爾
暴內陵外則壇之先鄭云壇讀為憚之以威之憚後
鄭據王霸記置之空墠之地讀壇為墠然疋曰壇
讀如同墠之墠而經字倘未徑改王安石新義壇
之者會諸侯為壇命以伐焉說亦可取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賈疏方千里曰國畿
據王畿外千里而言非九畿之畿王安石新義方
千里曰畿則禹貢所謂甸服也甸服四面五百里
則爲方千里矣其外侯畿甸畿禹貢所謂侯服也
又其外男畿采畿禹貢所謂綏服也又其外衛畿
蠻畿禹貢所謂要服也又其外夷畿鎮畿禹貢所

謂荒服也又其外蕃服在禹貢五服之外王昭禹詳解自侯畿至衛畿謂之中國所謂疆以周索也自蠻畿至蕃畿謂之四夷所謂疆以戎索也索介甫以禹貢五服合大行人蕃國說九畿甚治王東嵒以周索戎索爲說非是左傳疆以戎索謂晉且倘有般索未知當何傅合也

師帥執提鼓注鄭司農云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賈疏先鄭以提爲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當時已有單騎故舉以爲况其實

周時兼車無輕騎法困學紀聞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陳繼儒群碎錄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經傳不見至趙武靈王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李牧日殺牛饗士習騎射始見於此劉炫說左氏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此騎馬之漸乎按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時始單騎楊慎升菴外集古者以馬駕車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荀

吳敗狄于大鹵始毀車崇卒而單騎自此始至六國時則蓋然矣蘇秦所謂車千駟騎萬匹是也鄭元解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之提謂提爲馬上鼓程伊川稱易乘馬班如爲人馬異處皆謂單騎如今制非也文王周公之時何嘗有單騎之說乎

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鼓旅師執鼙卒長執鐃王昭禹詳解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以非旗不足以指麾也自旅而上然後有鼓以非鼓不足以令衆也黃度說進則患怯退則患紛故軍將執晉鼓以

作其進卒長執鐃以齊其退翰案孫子軍爭篇軍

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

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

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黃氏說本此

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

爲伍之司馬也後鄭從之云伍長謂之公司馬者

雖卑同其號王氏新義謂之公司馬以別於私人

私人若都家司馬案子春以公司馬爲伍長者因

上兩司馬生義也

有司表貉誓民注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之鄭鍔解義肆師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則有司設肆師與甸祝也注以大司徒爲有司非也

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注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

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鄭鍔解義月

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司馬乃用火田蓋春所焚止禁圍以丙爲地無多耳案金履祥通鑑前編夏小正九月主夫出火注古者季春出火所以焚萊於是民用火於野者不禁季秋內火然而火之用有不可廢者如昆蟲既蟄則以火田之類於是主火度其用而出之若民則不得擅其用而不禁也然則春蒐火弊尚在未啓蟄之時歟王應電翼傳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春而火止故以火言爲化爲蟄然後設尉羅秋而羅設故以羅言

尋史撰車徒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釋文撰息轉反注讀作算又徒轉反案禮記內則撰曰撰之正義數數揀撰省視之蓋撰即選也集韻須絹切撰亦與選同鄭讀算訓數擇亦以撰為選也

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注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卿大夫也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為畫事

也號也皆畫以雲氣王志長刪翼鄭氏司常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此以師都為遂大夫鄉遂為鄉大夫似不倫

雲氣之畫尤屬無稽司常以畫為晝兆忽以晝為畫胡反覆不定耶

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司馬建旗於後之中注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王志長刪翼引薛氏圖曰

立此四表每至表則間一而坐坐而更起以正行列也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則後南頭立表以北頭爲後表後表中乃五十步表之中從南表至北表也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車徒趨及表乃止此表自第二表至第三表也車馳徒步及表乃止此表第三至前表也乃鼓退及表乃止此自南總至北三表也

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注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陳氏禮書昔周

伐鄭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郲之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攻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曰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文有二十五乘之偏則鄭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三廣之偏十五乘之偏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東足以當

敵後入足以待變則車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大役與慮事屬其楨受其要先鄭云國有大役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楨謂部曲將吏故春秋傳曰宋城華元爲楨巡功屬謂聚令之也要者簿書也後鄭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楨築城楨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賈疏先鄭以楨爲部曲將吏屬謂令聚後鄭不從者案昭三十一年晉士彌牟營成周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以此知屬謂賦丈尺於人數也王安石新義與慮事欲知其故

之可不慮其犧欲知其人之多寡受其要欲知其
功之差等王志長刪翼恐援大司馬爲夏官之長
大役非其專職但城邑與戰守有關故得與司徒
司空共慮其事若植爲築城楨耳何足以煩大司
馬從司農可也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注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
耦賈疏大射用諸侯爲六耦若賓射射人亦用六
耦但不用諸侯當以卿大夫爲之燕射三耦自然
用卿大夫以下非讀

夫射法必如注疏所云説見天官司裘職及儀禮大射儀大射以諸侯爲六耦當是正射之耦非初射之耦也疏以燕射三耦例之是直以爲初射之耦矣諸侯大夫以弟子爲三耦以初射故使賤者也豈諸侯而可使爲初射之耦乎但耦數以六爲限其故未詳大射儀公與賓爲耦卿大夫繼之無定數與此異又若諸侯不足則當以大夫耦之諸侯爲下射大夫爲上射以大射儀士與大夫爲耦推之可知蓋每耦有一諸侯即爲諸侯之

耦不必十二諸侯而始備也王與射亦嘗與諸侯

爲耦

小司馬之職掌注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案此經存者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一節知凡國有小軍旅皆小司馬掌之一准其禮制也

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闕王應電翼傳軍司馬者軍中執法之官猶後世都虞候也凡一軍儀制之舉廢人才之進退軍將之得失士卒之功罪靡不

司之昔王儀爲司馬昭司馬得以言上將之咎段秀實爲白孝德都虞候得以專騎軍之柄所以佐大小司馬者也與司馬者主一軍之車車必有騎故天文謂之車騎行則以爲乘藏止則以爲營衛戰則以爲衝突兵家莫重之器此官掌其收藏出入師行則主營衛車戰之事使無離次不齊也行司馬者主一軍戰陳行伍坐作進退之法凡軍法左右前後各司其局士大夫行列故費誓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牧誓曰不愆於

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
乃止齊焉如是則人有統攝而無奔潰之患勇怯
並奏而無罷倦之處矣凡行陣之事多於車而與
司馬爲上士者誤與皆上大夫所乘則兼夫貴賤
且車以爲營衞亦先爲不可勝之意也
司勳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
曰力戰功曰多鄭元錫三禮編繹司勳功等有六
戰功後焉首王功曰勳次國功曰功次民功曰庸
爲其功討安於無形者也事功治功功專於勞力戰

矣而猶列戰功之上則不正戰也功不列於王國府不効於民事而勸民於戰非王道所有故後之也蓋天道後陰也翰案漢書食貨志臣瓚引茂陵中書武功爵武功爵級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史記平準書集解引作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崇軍功專主戰功浸失周禮之法矣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注鄭司農云正謂稅也賞謂加田未知所在或與賞田同處在遠郊也無國正言無稅入天子法凡大夫士賜地有四種大夫以上有采家邑任稍地之等是也又有賞田及加田載師又有仕田及王制圭田圭即仕田是有四種祀禮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少牢特牲是大夫有田者是知士亦有田之法也謹案王制云夫圭田無征與此經加田無國正義合此經加田亦指祭田言謂於圭田外而有

加也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有定制若有功則加祭田於圭田之外名曰加田祿有賞地以厚其生祭有加田以榮其沒無國正準圭田也鄭注王制夫圭田無征云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十一注載師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云仕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士通仕官言則曰士指祭祀言則曰圭名緣義起實一田也鄭氏謂圭田即士田𧇊是但見載師又言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疑周禮於士田亦有征因謂周稅十一而以圭田無征爲殷制夫圭田無征王制第曰古者何言殷制司勳加田無國正士田內賓有無征者明明周制非殷制其將何以通之葢載師任地賦之輕重有定此經凡須賞地參之一食二以爲勳臣之賓封一以歸幣餘之待用稅法亦有變通唯圭田本無征以優賢而體士此之加田準之又以見曠典若加田不因圭田則凡有賚賜均爲賞地則田將於何所加之乎

馬質綱惡馬注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謂亦或爲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元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王應電翼傳馬有惡僻破車而其力可用者則以索綱維之使馴服也翰案應劭漢官儀馬曰羈牛曰縻綱馬亦此意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歲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注鄭司農云更謂償也元謂旬之內死受之曰淺養之惡也李嘉會說義受馬於官未及旬而死安知非前所養

皆失其職乎曰前者失發則後者不當受既受而馬死必後者失職也責其備償則受馬之時致詳之際必不苟矣

禁原蠶者性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陸佃埤雅釋蟲再蠶謂之原蠶一名魏蠶以晚棄養之先王之法禁焉淮南子曰原蠶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爲其殘桑也引鄭注云云然則原蠶非特欲護桑又以害馬

故也今蠶與馬迹亦其驗歟是俗謂之夏蠶亦曰熱蠶亦曰晚蠶自世衰道微先王之禁不行而民間一歲至有三蠶者矣是以柔弱而馬耗也豫希文蟲史世傳蠶乃馬化故背負馬迹蛻殼時頭如馬今人祭馬頭娘名馬面菩薩即其神也程大昌演繁露考于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歟今蠶頭實不似馬而荀卿乃云爾則蠶爲馬類古有其傳矣周禮禁原蠶爲妨馬也今術家末偃蠶坐傳馬齒槪不能嚙草則蠶馬同類信矣周密癸辛雜

訟月正大火則浴其種今人以鹽水浸其種謂之醃蠶其蠶爲上不浴者名火蠶其蠶次之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塗軍社之所里注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塗還市朝而爲道也元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故名州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王應電翼傳師衆所所居非可苟也八陣之法中軍倍於四正以爲提挈弛張四正倍於四隅以爲輔翼遊軍別存三之一以爲應援營中大道縱

棋各二所謂涂也其地分爲九所謂州也前有朝爲天子諸侯大將臨衆之地後有市以爲兵衆貿易之所左祖以聽命而行賞右社示有尊以行罰略如國中之制安營皆然但軍行多寡不同則壘舍大小亦異握機經云先出遊軍定兩端孫子云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皆謂是也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注鄭司農云從獻者肉殺從酒也元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量長短也賈疏從鄭不從先鄭者以肉殺

從酒禮所不言案特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王昭禹詳解從獻脯燔者以所獻牲牢爲正而以脯燔爲從也

凡學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先鄭云斝讀如嫁娶之嫁斝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後鄭謂斝讀如嘏尸之嘏王志長刪翼引宋氏云尸酢主人以福酒鬱人盡人受而傳之宅器而皆飲之皆飲謂盡飲猶言卒爵鄭鍔解義歷灑同謂受嘏斝之餘歷而皆飲之受神福也案此

皆依先鄭讀䏧爲歷亦非謂量人與饔人同時受牢歷次而皆飲之也

小子羞祭祀䏧羊肆羊殽肉豆先鄭云羊肆體薦全烝也後鄭謂肆讀爲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賈疏

按外傳云禘郊之事則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

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注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

孰其殽體解而爓之又云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

羊是祭宗廟不得有全烝也此祭爲宗廟之祭故

後鄭讀肆從鬄羊鬄者所解豚也豚解之法則士

喪禮特豚四鬄去蹄謂四段解之也翰案後鄭不
從先鄭釁殺之說以此爲宗廟之祭是矣然宗廟
吉禮而據士喪禮特豚四鬄以解羊肆亦不倫詩
小雅楚茨篇云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
肆或將此即羊肆也肆如字讀義自曉暢

凡沈辜侯禳飾其牲注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
也王昭禹詳解沈謂貍沈辜謂疈侯謂候禳謂
禳禍皆小子飾其牲也劉氏迎曰小祝掌侯禳禱
祠之祝號注以侯爲候禳爲禳謂却凶咎是以侯

禳爲二祭何此候禳又以爲候惡氣而禳之羊人職沈辜釁禳四者各一事則禳二祭也

羊人賓客共其瀆羊注瀆羊殽羞積膳之羊王安石新義瀆羊賓客牢禮之法所用柴一瀆字內不敢恣殺得用物之禮不忍暴殄有愛物之仁

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注積故書爲眥鄭司農云眥讀爲漬謂釁國寶漬軍器也元謂積積柴禋祀槱燎實柴禜祀槱燎大祀也不應在沈辜侯禳釁之下或謂積於柴上焚燎之羊雖與生民詩取

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傳謂軷道祭者可以傅合而終見迂曲攷張揖博雅釋詁軷鯱瑕璺斯坼墠捂抓捇𧵣眺隙斬裁副域扣擘挂劀㿸劐裂也故書作肶有裂義與禳為類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謂裂牲以祭肶其磔之別名歟

司爟注故書爟為燋杜子春云當為爟書亦或為爟爟謂私火元謂爟讀如予觀火之觀今俗名湯熱為觀則爟火謂熱火與賈疏民間理爨之火為私

火亦如後鄭爲熱火也熱　火對司烜氏以夫燧取火於日爲冷火也王志長　刪翼引某氏曰爟火明也軍中有火攻之法故屬　司法平居無事則掌火政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先鄭引鄹子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　取槐檀之火賈疏春取榆柳等舊師以爲取五方　之色同今案棗杏雖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義　未聞王氏翼傳以四時

之木所生者言之榆柳先百木而青得東方之色棗杏心赤得南方之色柞楢文理白得西方之色槐檀心黑得北方之色桑柘皮裹皆黃得中央之色楊愼丹鉛總錄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上之中位故月令於季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翰案先鄭引鄒子是騶衍五德終始篇之佚文騶或作鄒亦作鄒其言與論語集解馬融引用書月令同又考管子幼官篇說四時之水火春云

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夏云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秋云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冬云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尹知章注以四方之火釋羽蟲等又淮南子天文訓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金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水煙黑七十二日此皆本司爟之遺法而諭有不同必參觀之其義乃備

隋書載王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絕廢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蔴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其用功甚少救益方大困學紀聞裁取其說又引東漢禮儀志

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知新錄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司爟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注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秋官司烜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注爲季春將出火也李涪刊誤論語曰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是四時皆改其火

自秦漢已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爲寒食節之後既曰就新即去其舊今人持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即其事也又禮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子推爲據是不知古故以鑽燧改火證之陸翽鄴中記記寒食斷火起於子推據左傳史記並無介子推被焚之事周禮司烜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注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准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

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又後漢書周舉傳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章懷太子注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又魏武帝明罰令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禁火云爲介子推且子胥沈江未有絕水之事今絕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人不得寒食案此皆以子推寒食在

冬又蔡邕琴操子推燒死晉文公崔民五月五日
不得舉火鄴中記并州俗以介子推於五月五日
燒死世人為其忌故不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
自作飲食祠神及作豆兒羊盤相餉遺不為子推
也案或以子推寒食在冬或以為在下縱有其事
總與司爟之季春出火季秋內火司烜之火禁無
與也程子外書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為患
常多能見而寡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
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

甚耳

掌國須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賈疏引宮伯注士謂公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黃度說霍光謂西谷京師之國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猶識古以士庶子宿衛王宮及守國之意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注國有司掌國王應宣戰傳各致其守此各地各司之邪也如

此則呼吸不通首尾不應故凡守吏必受法於掌
固而通其守政庶乎緩急相應援聲勢相依輔而
四面遠近皆通貫連絡矣至於荒僻或變故兵甲
不備力役不供財用不給則又爲通融之法以有
餘而贊其不足國有司掌甲兵財用之官也王志
長刪翼戴之云按一說數是百丁移甲以下通守
政之事亦通但不如明齋之刪匝至移甲等卿掌
固之法則國有司不宜又指掌固明矣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

道路注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
衆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孫子曰不知
山林險阻川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
能得地利二子之言皆與夏官司險有合

掌疆經文闕易祓總義王畿所居謂之疆載師以大
都之田任疆地是也邦國都鄙亦各有疆大司徒
制其畿而溝封之是也此官雖逸以司險推之則
掌王畿以及邦國都鄙之疆備矣

大國之地數圻掌疆所以去其豁也亦芾之土三百

候人所以濔於詩也

候人各掌其方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引詩彼候人兮何戈與祋祭說文解字祋殳也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祋引詩曰何戈與祋此說必有古據亦亡於禮經之禮也

環人黃度說以環名官取巡邏周匝之義鄭鍔解義夏官環人掌巡察軍中之事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皆循環往來爲義鄭撤完解往復曰

環如今摕子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

注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爲舍故以轡表舍挈畚以令糧亦縣畚於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於此下也畚所以盛糧故以表稟軍中人多車騎雜令讙譁號令不能假聞

故各以其物為表省煩趨疾於義便也案壺漏
也水漏下入器中故以令井先鄭謂壺以盛飲非
也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㰛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
火守之分以日夜注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
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
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大史立
成法有四十八箭賈疏此據漢法而言以器盛四
十八箭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節而下水

水淹一刻則爲一刻四十八箭者取倍二十四氣也易被總義挈壺之制不可考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匱注水始自夜天池入於日天池自日天池入於平壺以次相注入於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爲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二箭當一氣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則晝夜之刻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吕才無差翰苑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引有後漢張衡制般要法

後魏李蘭法及隋志亦言其略數法皆在唐前輯
錄於此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以銅爲器再疊差
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
爲夜左爲晝又云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爲
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
早晚殷夔漏刻法爲器三重圓皆徑尺差立於方
輿踟躕之上爲金龍口吐水轉注入踟躕經緯之
中流於衡渠之下壺上有蓋蓋上鑄金人爲司辰
具衣冠以兩手執箭李蘭漏刻法以器貯水以銅

爲渴烏狀如鉤曲以引器中水於銀龍口中吐入權器漏水之一升稱重一觔時經一刻以玉壺玉管流珠馬上奔馳行漏流珠皆水銀之別名隋書天文志周禮挈壺氏其法總以百刻分爲晝夜冬至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凡有四十八箭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數所以分時代序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

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
夫執雁注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
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賈疏說此卽司士朝儀之
位公卿大夫初命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
有摯此射人掌其事也注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
若將射而非初命何用摯哉大抵射人本掌孤卿
大夫之灋故在朝則使掌其位等其摯會同朝覲
則作大夫介及凡有爵者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
凡此皆非射事而射事彼兼掌之故以射人名官

耳郝敬完解將射見則不必摯凡摯始相見也始見極與燕而射非也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注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皆北面從三公位灋其禮儀賈疏司几筵職大饗射王立扆前南鄉司服職饗射則驚冕此云王與諸侯射在朝當皮弁又何得有扆所以然者彼二者據大射在學故在扆著冕此賓射在路門外之外朝與彼異也黃度說外朝諸侯東面賓之也治朝諸侯北面臣之也桀黃氏止

言朝儀之位不從注疏賓射解以諸經言射位無

北面之文也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

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

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

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

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注此皆賓射於朝之禮也

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

侯來朝者也又云豻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豻皮

飾侯下大夫也又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賈疏引樂記者證侯道遠近亦爲節此射義文云樂記者誤案賓射唯天子諸侯有之此經言孤卿大夫士則燕射也注謂賓射恐非云士與士射者以上文不言之故注言天子與諸侯賓射士不與故此復曲爲之說不知案其還治已上皆射人詔相朝儀之事以射灋治射儀已下乃言射事也

諸侯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注鄭司農云貍步謂一
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元謂貍善搏者也行則
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灋之也故繼
公儀禮集說步者量器長六尺者之名如丈尺尋
引之類刻劃貍形於其上以爲識故云貍首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注蒸嘗之禮有
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
秋有貙劉云貿蓆漢時苑中有貙劉即爾雅貙似
貍劉殺也引之者證蒸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氣之

法攷漢書武帝紀膢五日注蘇林曰膢祭名也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也後漢書禮儀志貙劉先祠先農先虞廖文英正字通按膢劉字別義同劉音留膢音閭劉亦讀閭膢亦讀劉儀禮志貙劉即武帝紀貙膢也竊案劉以殺為義膢以祭獸為義義原有別貙膢之祭用於宗廟而貙劉之祭乃用於先農先虞用復不同康成援之以況烝嘗之射豕惜烝嘗禮佚無從考證之矣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序官服不注服不服之
獸者教擾注教習使馴服也王者之教無不服王
安石新義舜命益爲虞則曰若予草木鳥獸養猛
獸而教馴之亦以若爲主也
[illegible]皮周禮說射人與司士聯職而以服不氏以下四
官參其閒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終射說也
射鳥氏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先鄭云并夾鍼箝
具夾讀爲甲司弓矢職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案
即一并夾覲之司弓矢備其物射鳥氏詳其用聖

鄒媛儷補校

人制禮無微不至如此

羅氏蜡則作羅襦注鄭司農云襦讀爲繻細密之羅元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薛季宣云戴記羅氏致鹿與女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非眞以鹿致也蓋作羅以示之非眞以女致也蓋作繻以示之鄭鍔亦云羅以戒其好田襦以戒其好色也案此說與二鄭異而有經據

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注是時鷹化爲鳩鳩與

新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後漢書禮儀志仲秋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杖端以鳩爲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應劭風俗通義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叢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老者按少皞五鳩鳩者聚也聚民也周禮羅氏獻鳩養老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扶老翰案鳩視不噎與鄭氏變舊爲新義可參通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敎擾之注謂鵞鶩之屬王安石

新義鶩曰舒鴈鴨曰舒鳧以其似鴈鳧而飛之舒遲也案六畜烏惟有雞月令季冬之月記雞乳夏小正正月記雞桴粥則掌畜之養鳥以雞爲主而鶩鶩亦並毅之左傳襄二十八年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則古人之重雞可知

吳澂三禮考注謂司士掌羣臣之版詔爵詔祿詔事定食乃冢宰馭貴馭富小宰作事制食之意也宜屬天官舒芬定本謂司馬掌邦政則爵祿夫人亦政之大者況王制司馬辨論官材亦有可據耶若

大宰馭羣馭富之文並以明爵祿生殺之柄所在以見作福作威之惟辟與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各爲一義也小宰以敘作事與以能詔事以敘制食與以久奠食亦各爲一義也焉可但以形似不究義理而苟附會之哉

司士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王應電謂傳邦國句之數二字衍文案必先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而後能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兩之數相因非衍文也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王志長刪翼引雜說爵祿事皆稱詔獨其食不言詔者則知爵祿事皆有去取進退唯上之特命而奠食乃其常俸所常得之稍食不言詔也言久者計其歲月之久而當食之俸若書稱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位事唯能得此理矣

唯賜無常王應電翼傳賜雜曰無常然取於幣餘之賦而節以好用之式則亦不至於濫也翰案此等注最有功於經

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注王族故士故爲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賈疏以其與虎士同位故知是宿衛者也新升試士未得正爵者不得留宿衛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王族故士謂王之族與親故之爲士者也

陳祥道禮書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灋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灋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

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

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

司士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注任其所掌治賈疏稽士任文承邦國是邦國之士也王與之訂義此稽諸侯貢士之賢否以行其賞罰也諸侯貢士一事不見他官其稽攷進退之責蓋司士兼之按後漢書左雄傳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徒辨論其材此所謂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也說亦可取

諸子掌國子之倅注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

物有副倅之倅蓋卿大夫士之子也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字古文倅字省

呂東萊集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其學或有大故則使太子帥其餘子在宮中天子同其父御兵於外其子弟佐王之太子守宮於內此見得內外相維持不拔之理如此夫太子素與諸侯之子弟朝夕習熟故後來諸侯之子立爲諸侯時事太子爲君此正是封建諸侯之本平日在學時必擇其

能爲諸侯者則他日立爲諸侯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如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王乃命魯孝公於夷宮此是諸侯子弟同在學者又如楚世家曰當周成王時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衞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大公子伋俱事成王此可以見太子耍與諸侯子弟相處此其意可以概見至春秋鄭太子忽在周亦有此意翰案鄭忽在周大質也與此經迥異

春合諸學秋合諸射注學大學射射宮也王應麟翼
傳合諸學學嘗作樂諸子一歲皆在學中豈獨春
而合之春合諸樂即月令季春大合樂也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注羣右戎右齊右道右李嘉會
云戎右齊右道右天子乘車之右皆中下大夫為
之非司右之屬也司右所屬乃革車之右故國中
有勇力者屬焉有事則於是乎取之案掌羣右之
政令即下比其乘屬其右也曰乘曰比非統屬之
謂或因此又謂序官下脫中大夫二人五字亦無

所隸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衞短短以救長賈疏圍圍城守守城助謂圍守皆用戈戟助之圍者以弓矢爲長戈戟爲短守者以戈戟爲短殳矛爲長又云此五兵據勇力之士所用當不數弓矢司兵注車之五兵則無弓矢而有夷矛案司兵掌五兵注鄭司農云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又軍事建車之五兵注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

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辭圖云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施於車也故兵車射者處左御者處中戎右處右則夫車上固有弓矢也又攷世本蚩尤以金作兵兵有五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與司馬灋所言合當以此爲古據而用之無分於車步也陳祥道禮書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楯則夫人而有書曰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矣然則干戈爲一兵弓矢爲一兵故世本言弓而司馬灋并言弓

矢也鄧元錫三禮編繹五兵擊刺鉤與斫兵二而五也殳所以擊一也刺兵一鋒直出曰鍭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隅戟曰戣二也斫兵長者斧曰戚鉞曰揚三也短兵刀劍四也句兵酋矛夷矛五也此不數弓矢而言兵器亦拉詳賅因億馬氏日抄載嘉靖已巳山西李通應募爲第一較其武藝十八事皆能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撾十四殳十五叉十六爬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

或又說矛鎚弓弩銃鞭簡劍鏈撾斧鉞并戈戟牌棒與槍杈爲十八般武藝此皆後人所踵增而其源皆出於五兵也

葉時禮經會元虎賁氏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者雖名爲兵而不聞一武夫悍卒得厠踰於其間平時夾階戺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率皆冕弁之士何嘗有文事武事之判耶

旅賁氏賈疏言旅見其衆王氏新義旅賁氏以膂力

而衞王詩云旅力方剛者此也案王氏以旅爲脊

與疏異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四

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從車注

服衮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

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以旌曳地先鄭

云維持之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凡尸服

卒者之上服從車從尸車送逆之春秋傳晉祀夏

郊董伯爲尸張子全書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

不宜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郝敬完解按是職本下士拔天子衣執旗荷戈以趨於禮何居祀天爲尸亦不經王應電翼傳祭祀朝覲節服氏掌爲王服袞冕而以六人維大常郊祀節服氏掌爲王服裘冕而以二人執戈送逆從車也舊說於袞冕六人裘冕二人何絕遂謂六人袞冕爲從王之服二人裘冕爲從尸之服夫袞冕裘冕王之盛服也節服氏以下士乃衣之以維大常執戈盾哉王志長刪翼愚按後儒以節

服氏掌王服之巾節者掌祭祀朝覲袞冕爲句郊祀裘冕爲句常與服相聯故掌維常之事裘冕以衣尸故又掌送逆尸二事乃節服氏兼職也然按書傳大輅圖王在輅上驂乘者一人步行導前者一人旁行者六人皆冕服則亦似有說今姑從鄭注案明卿句讀辨正最當大輅圖沿鄭注而失之也惠氏世奇禮說官以節服爲名則王之巾服旗常皆其職掌若云從王服袞從尸服冕則周書顧命執惠執戈者雀弁綦弁而已未聞服冕也郭景

純注爾雅引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太常服虔注左傳引周禮亦然則節服氏掌朝祭之衮冕郊祀之裘冕可知矣

舒芬周禮定本吳氏謂節服掌祭祀朝覲爲禮官之屬移屬宗伯且欲刪衮冕裘冕四字以爲錯亂紛戚也芬謂節服所掌非祭祀朝覲也祭祀朝覲之時惟王之太常執戈送逆而已其用衮冕裘冕如此者成不虞也故官屬與兵之官焉

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注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

銳王氏新義時儺而敺疫其官名之曰方相氏以
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月令季冬命有司大
儺則曰旁磔亦以方之所在非一方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敺疫注如今魌頭也案許愼
說文解字𩕳醜也从頁其聲今逐疫有𩕳頭徐鍇
注𩕳頭方相四目也今文作魌又與倛通荀子非
相篇仲尼面如蒙倛楊倞注方相也其首蒙茸故
曰蒙倛韓愈曰四目爲方相兩目爲倛建康實錄

孫與公嘗著假面戲爲儺至桓宣武家然則以黃金飾目即後世之面具今俗謂之鬼臉故朱子論語集注云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也後漢書禮儀志祓大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與周禮同下云十二獸有衣毛角又有儺辭志云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殉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

女肉抽女胎陽女不急去役者爲糧又劉昭注大
儺逐疫引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
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蜮鬼
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小兒攷漢舊儀所載
見禮緯設成式酉陽雜俎諸皐記亦載儺辭與後
漢志小異當別有所據雖皆於方相所掌遞而增
之要必傳之古昔非莊子寓言之比蓋游魂爲變
精氣爲物聖人能知鬼神之情狀故制爲大儺之
禮逐疫以安民生與八蜡之祭猫虎昆蟲具有實

理精義未可以謬悠荒怪目之也

毆方良注方良罔兩也引國語木石之怪夔罔兩釋文方音罔良音兩賈疏按國語水之怪龍罔兩土之怪夔罔劉釋中義毆罔兩以安土神也皆隱破鄭說木石之說後張衡東京賦說大儺云捎魁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良與狂叶韻薛綜注方良草澤之神也音釋皆與鄭說可互考焉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安石新義正王之服則王之勤容周旋儀不中禮也正王之位

則王之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先正王之服位而
後出入王之大命則能正位然後能凝命故也
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先鄭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
奏也王志長刪與有諸侯之復逆有孤卿之復逆
有吏民之復逆皆所以通上下之情諸侯復逆掌
之太僕諸臣復逆掌之小臣吏民復逆掌之御僕
皆以位之尊卑而爲之次第也若宰夫則有曰諸
臣之復萬民之逆夫復者雖爲諸臣言之而民亦
未嘗不復逆者雖爲萬民言之而吏亦未始不逆

是以僕御又云諸臣之逆萬民之復是知復逆通
上下之詞也
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
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陳氏禮書王燕朝之位雖
掌於太僕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攷文王世子曰
公族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
燕朝亦宜然也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注小命時事所
敕問也小灋儀趨行拱揖之容也王燕[illegible]大

僕掌正王之服位詔大灋儀出入王之大命故稱大小臣掌小命及小灋儀故稱小鄭鍔解曰小臣爵上士蓋以德行道藝備者天官內小臣掌王后之命亦以奄上士爲之

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注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則賜之禽王應電要傳注謂都有先王之廟則賜之禽非也諸侯不得祖天子何自有先王之廟蓋謂同姓有服之親也都家亦如之者謂古帝王及名山大川之在其地

者皆王所當與祭不與則賜之禽耳唯岐豐舊廟則有之然未詳其祭祀與否黃度說王所不與謂畿內山川及公卿百辟之有功德於民者都家祭祀皆命於國亦各使其主者祭之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李嘉會說擬宋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漢征民宿衛及其去也天子親勞之則羣吏庶民有弔勞宜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大喪復于大寢小寢注小

寢高祖已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劉敞七經小傳隸僕掌洗乘石蹕宮中之事古者神人不參若果典職宗廟不應更役之於宮中而役以勞辱之事然則寢非寢廟也又謂小寢大寢王之小寢大寢也王與之訂義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此隸僕所掌當爲王之小寢

王行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以上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楊愼

丹鉛總錄今之上馬臺古之乘石也夏樹芳詞林海錯尸子周公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居攝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唐王起乘石賦承玉趾以增麗挑衮衣而更妍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賈疏凡冕制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濾乎周今還取彼釋之案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

寸上以元下以朱覆於冠前低一寸又云冕名雖同旒數則亦有異鄭鍔解義王之吉服六而冕止五者陸佃謂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大裘與袞同一冕此說得之馬貴與文獻通考先儒疑服有六而冕止於五遂謂大裘袞衣二服同冕然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玉藻天子龍卷以祭家語曰郊之日天子大裘以輔之被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象天數也陳祥道以爲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

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然則祭天亦服龍袞特內襲大裘而宗廟之祭則龍袞內無裘故以大裘而冕在袞冕之前則大袞裘衣不可分爲二服而服冕皆五未嘗有六服矣鄭氏又謂大裘之冕無旒是以大裘爲一服無旒者爲一冕則有六服亦有六冕然冕之無旒者乃一命之服子男大夫服之其秩至卑以天子祀天之冕而下同子男之大夫可乎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

就玉瑱玉笄注侯當作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賈疏云侯當爲公字之誤也知者以下文別見諸侯又上公以九爲節也諸公之繅旒九就又云繅斿皆就者上王冕言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繅玉別文則繅有差降玉無差降也此諸公繅玉同文則惟有一冕而已故注計一冕爲九斿斿各九玉據冕九旒不別計鷩冕已下以其冕

而已冠五服故也已下侯伯子男亦皆冕冠數服也王應電翼傳繅斿皆就四字無意義疑衍文韓索此經眼目止在諸侯二字與王之事分別制度之隆殺康成改侯爲公遂致疑義紛出至不可解經言諸侯統五等之諸侯覲下言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可證蕭謂諸侯之繅斿自九就瑁玉三采之外其餘延紐等如王之事九就於諸侯中舉其極隆者嫌於專言上公故復言繅斿皆就以皆字括七就五就在內易祓總義謂繅斿皆就又以見

總言侯伯子男之冕之例侯伯七命七就也子男
五命則五救也說極有識若依經諸侯如字解之
上下益能聯貫矣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注故書瑉作璑鄭司農
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璑惡玉也案徐
堅初學記引逸論語璑三采玉也逸論語是齊論
多與古論同則璑亦古文字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注故書會作䯤鄭
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

曰擓用組乃笄擓讀與䯤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
束髮乃著笄謂之擓沛國人謂反紒爲䯤會縰中
也璂綦通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
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
也釋文會儀禮作鬠案說文解字䯤骨擿之可會
髮者引詩䯤弁如星儀禮士喪禮鬠用組注鬠古
文皆爲括又鬠笄用桑䟽以髺爲鬠取以髮會聚
之意又主人髺髮袒注古文髺作括廣韻䯤同會
今合而通鬠䯤古今字會亦古文字省括古字髺

今字與稽同義而異讀鄭注引儀禮今作搢或搸
別本丣注引其弁伊綦今毛詩作騏釋文騏音其
綦文也說文作璂云弁飾也鄭引詩作綦蒜振轢
會詩經說文璂云弁飾則訓周官玉璂也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之
而掌其禁令注各以其等繅斿玉璂如其命數也
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
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
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

晃嫏嬛館補校

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弁絰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庶人用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絰之弁不辟積王應電翼傳拔舊說冕旒之制所差有四懸繅纓文云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則冕之制同也五采繅十有二就是五冕之繅其數無不同又云皆五采玉十有二是五冕之玉皆

一百四十四矣舊說爵弁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元冕三旒非也夫五服之章有九七五三之不同而冕則一何也蓋冕主上覆天之象天一而已人事則不齊故五服異而五冕同者其亦此之意歟此失之一也諸公之繅九就瑉玉三采所異者此耳繼之云其餘如王之事則何旒玉十有二並無九五之說蓋冕之長尺玉之間寸十有二玉爲尺有二寸故能垂之以蔽目少短則不足以蔽目矣此正如樂舞之數以其舞佾八人故佾之字從

人乃謂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士之四人豈足以成
樂舞乎故侯伯之纓斿七就其餘如公之事亦每
旒玉十有二子男之纓斿五就其餘如侯之事孤
纓有四就卿三就大夫再就小國之卿再就其每
旒亦皆十有二唯其采以與瑞之例推之子男而
下當爲二采此失之二也夫旒爲目而設後之有
旒果何所爲故經文敘王之冕止云纓十有二就
而不言二十四諸侯纓斿九就而不言十有八若
曰止以前面言則深衣何獨通後而云十有二幅

乎故據經觀之止有前旒禮記家語並云冕而前旒是亦一說唯延則有前後玉藻之文可見此失之三也衣止二章冕止二旒以再命始受服也蓋黼黻相麗去一則不足以爲文二旒相並去一則不足以爲蔽故再命始得受服一命者不服冕唯弁服而已先儒拘於陽數之說謂元衣一章元冕無旒尙足以爲冕服乎且有一章之冕服是一命受服矣此失之四也大抵先儒之說皆失於不考經文之過

司甲經闕王氏新義書之費誓言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而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蓋甲冑所以自保弓矢與矛所以討敵戎事先自保而後討敵故周官之序先司甲而後及兵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注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賈疏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秦詩蒙伐有苑注云伐中干襄十一年左傳建大車之輪以爲櫓而當一隊則有朱干中

干及櫓其二者未聞鄧元錫三禮編繹五盾祭朱干以舞一詩龍盾乘車所建一蒙伐有苑注稱中干戟車所建三旅賁虎士所執四舍設瀞盾五翰案濟溪釋五盾據司戈盾言之最得解以疏所引蒙伐與授貳車之盾合去疏所引左傳之櫓易以龍盾與建乘車之盾合其旅賁虎士所執舍設藩盾則直依經補之唯仍疏說以朱干為五盾之首意以司戈盾言授舞者亦如之文在四盾之上不知此經言以待軍事與祭祀授舞者各為一事則

朱干不在其內似當分旅賁之盾虎士之盾爲二
至於五盾之名稱攷劉熙釋名釋兵篇盾遯也跪
其後以隱遯也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於吳爲魁
帥者所持也隆者曰須盾本出於蜀須所持也或
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脇而鄒者曰陷虜言其可
陷破虜敵也今謂之露見是也狹而長者曰步盾
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
者也子小稱也以縫編板之木絡以犀皮作之曰
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爲名也釋名所

戟凡七名除吳魁陷虜不言盾其須盾步盾孑盾

犀盾木盾名適得五當是漢師有以此說五盾之

義者而成國述之孑盾疑即龍盾小亦合識詩所

以言龍盾之合也蒙伐疑即犀盾文采尨雜詩所

以言蒙伐有苑也須盾步盾或負旅及虎士所執

木盾或舍灋所設歟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注司馬之灋師旅卒兩

人數所用多少也陳汲說義周制甸出革車一乘

凡甲戈盾旗物鼓鐸悉備焉鄉遂之官簡其兵器

是也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而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卿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受兵亦如之是卿大夫舉事則歸之也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耳秦人銷鋒鏑欲兵不在民不知揭竿之夫乃能亡秦其與周人藏兵於民之意大異矣王應電類傳亦謂凡出軍公卿大夫各有縣鄙之兵伍兩卒旅則有邱甸之兵唯王之乘車貳車所建之兵與天親臣所用之兵則於是乎頒焉說亦有據案古

者寓兵於農軍器雖民間自具而授受頒諭一歸於司馬之遞乃無私擅之弊陳及之主卿大夫王明齋主王之乘車貳車及夫親臣所用彼非不能自備而必授而受頒而輸者民兵可知矣

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注殳如杖長尋有四尸恭讀

旅賁氏但執戈盾不言執殳此殳字當是及字以文與殳相近以下節例之可知

司弓矢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注弓弩成於和矢

箙成於堅王應電翼傳稾人職於弓弩矢箙總之以春獻素秋獻成當以之爲據此云爾者蓋獻素以弓弩爲重獻成以矢箙爲全非有二義也案稾人春獻素秋獻成注矢箙春作秋合矢箙言之則獻謂獻於稾人以試其事義亦少異

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注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又云故書椹爲鞎鄭司農云椹字當爲鞎非也圉師職射則共椹質又此職澤共射椹質之弓矢以此觀之言鞎質者非

案閩師法引杜子春讀椹爲齊人言鈇椹之椹椹質習射若所用之的史記范睢列傳今臣之胸不足以椹質司馬貞索隱椹音陟林反椹莝也質剉刃也與子春所謂鈇椹同義椹質古用以戮人今俗謂斷草刀爲鍘者卽此物射而用以爲的殊失倫類蓋鈇椹之椹本作鍖漢書項籍傳身伏斧質注質謂鍖也王應麟同文備考椹字云此當爲砧椹字椹質借用由此言之則椹不當訓鈇椹明矣劉彝中義說閩師椹質云盤草以代侯也椹爲有

識復引司弓矢云射甲革椹質愚按此經故書作報與下共射椹質及閽師椹質不同則報椹二字不當混而一之椹當如劉氏義盤革以代侯今俗所謂靶子是也習禮射者用之鞎爾雅釋器輿革前謂之鞎蓋以革爲的習武射者與甲革並用之所謂質革之射也

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釋文庾師儒相傳頭庾本或作庾考工記弓人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釋文臾音庾篆臾古文庾今文本作庾者

傳寫誤也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注此八矢者弓弩各四焉枉殺矰恒弓所用絜鍭茀痺弩所用也賈疏此八矢六弓四弩不相配者四矢配四弩於義爲可以四矢配六弓其數參差不可相當故不得相配但依六弓四弩與矢隨義相當而用之案弓弩及八矢之用以本經釋之王弓弧弓授射甲革椹質者與守城車戰合則

枉矢絜矢宜用於王弓弧弓也夾弓庾弓以授射豜侯鳥獸者與近射田獵弋射合則殺矢鍭矢矰矢茀矢宜用於夾弓庾弓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與散射合則恒矢痺矢宜用於唐弓大弓也此六弓之用八矢也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與枉矢絜矢言用諸守城車戰正合則弩惟用枉矢絜矢餘俱不用故經加利火射以別之見弓弩並用此也注八矢上省屬弓下者屬弩於義爲疑

[illegible]祁校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注體往來之衺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而圜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圜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黃度說康成以爲弓體往來之衺若然天子之弓皆王弧諸侯之弓皆唐大夫之弓皆夾庾恐不如此王弧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凡射甲革椹質者皆得用天子之弓唐大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是凡學射者使者勞者皆得用諸侯之弓夾庾以授

射豻侯鳥獸者是凡射鳥獸者皆得用大夫之弓恐亦不如此大抵弓六物强弱中之異制也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長短曲直之異形也强弱不同優尊者也賈氏合而言之故牴牾耳

澤共射椹質之弓矢注鄭司農云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賈疏所共弓矢則王弧也上文王弓弧弓以射甲革椹質是也案禮記射義注澤宮名也

正義澤所在無文謂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
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
射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
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蔡二
鄭以澤爲澤宮皆本伏生尚書大傳傳論主皮之
射謂於澤宮揖讓之取焉知椹質之與鞁質不同
彼謂鄉射主皮此謂禮射不主皮也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注更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鄭
錡解義惟不用於射而亡則使之償更與馬質以

其物更之更同鄉敬完解既合再收用若亡失及
收不可用乃請更易也說亦通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先鄭云抉者所
以縱弦也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
也後鄭云抉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
士喪禮抉用正玉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與鄭
扞著左臂裹以韋爲之註應鼂錯傳引詩傳抉謂
右手大指以句弦闓體拾著於左臂以遂弦案先
鄭所引詩家說未知於魯齊韓三家爲誰後鄭先

習魯韓詩注禮時尚未箋釋毛詩故說與毛傳大
誼同而文詞微異也
槀人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
注故書試爲考元謂試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
賞之否者反是案古文作考今文作試鄭必從今
文作試者以與中庸日省月試既稟稱事合也
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先鄭云辟瀝也後鄭謂將歃
血者先洮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鄭
鍔解義辟謂開辟盟載之書大史職辟灋亦謂開

辟以觀法也注義未確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注齊車金路王自整齊之車
也又云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
路之右然則戎右兼田右與賈疏玉路有五惟有
戎右齊右道右不見祀右及田右以祭祀乃齊田
與兵事可以相通故知齊右兼玉路戎右兼田右
也輪案戎右爲革路之右戎僕馭革路者也齊右
爲金路之右齊僕馭金路者也道右爲象路之右
道僕馭象路者也戎右兼田右則爲木路之右田

僕馭木路者也齊右兼玉路即兼祀右而夏官無祀僕者大馭掌馭玉路也變僕言大馭者以其爲四僕之長統五路也故大馭職曰凡馭路法凡馭路謂五路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注貳車象路之副也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也賈疏云貳車象路之副者以道僕之掌貳車之政令也云從車戎車田路之副者見戎僕與田僕俱不言貳田與戎職俱須故知兼此二者也不掌玉路金路之副

者二者事暇盡車僕不共掌也王安石新義從車

屬車也使車使者所乘之車雖異於鄭而說較捷